



作品：シ

得獎者：黃汶瑄

黃汶瑄，一九八八年生，桃園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曾獲第二十四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佳作。

得獎感言

終究需要道歉，向那些故事於無意間遭到扒竊的人們。
所有陳講都難免冒犯，無論那來自真實或杜撰。很抱歉，對所有身在其中的，我只能這樣轉述，並希望這不至於傷害你們。
最後，感謝評審們給予的，致歉與致謝的機會。

佳作

シ

每當清晨漲起大濛，整個世界被充塞得不留一絲空隙的時候，清河總已嘖嘖發動馬達，將小舟航進飽實的霧裡。捻熄燈火，他扶舵駛著，不特別望看被霧掩著的前方，只細聽船尾繫著的粗繩，以及被粗繩拖動的浮木穩穩推水隨行的嘩嘩聲。浮木來自溪的上游，逐季的大雨將之攔置在他們的岸邊，木漂哪岸歸誰家，庄人絕少為那爭執口角（許或也是因為島上的住戶實在太少，沒有人可以予彼此扎實地鬧上幾句）。抵達他們那片狹仄之地的漂流木不乏樟木、肖楠甚或整段整段的檜木，洪汛未久，對岸總有商人從省道邊的城鎮開著卡車前來收購木料。他們一定在霧湧洶洶的時候來到，彼時島上的人則會如驚蟄的蟲蛇那樣徹底醒轉，將早已捆裝妥適的木料繫在船後，讓所有小舟和浮木像片偶然湊聚的塌倒的森林一樣靜悄悄流到對岸。那些浸水經久的樹幹枝桠將被卡車貨斗上蠻壯的工人以及起重吊臂拉扯離水，運送到工廠為匠人削刻斧鑿成別的無從辨識的什麼，然後分銷至鎮上的木器佛具店，擁有簇新的樺卯和眼神。

這些清河俱皆了然但鮮少陳說，可能只有海生還隱隱記得父親曾經對他那樣叨絮地講述，記得他們嘗父子相偕走過那條於將來之時光裡總是泥濕爛軟的路來到島上至高的山崙。背山面水，父親的手落在他眼前，把那些繞島的水按緊、撫平、撥開並且逐一辨別，似乎一切被以為的在過去都曾經不被

認為。在那裡，水猶是湍流的溪，島仍是連綿的山，清河也還沒有見過大海。

記憶裡，那時的山中住民寥寥人家散散，由各家戶稻埕口探出的小徑隨著人們的走踏在山內崎嶇轉擺，和附近部落山地獵人的獵徑相互搭蓋錯綜，但最後總會與山邊那條道路相銜。道路途經一座古舊的宮廟，廟內的聖王公為鄰近五大聯庄一同供奉，庄人平日農閒無事便會聚集在廟埕開講下棋，繞過宮廟，盡處便是沿山一帶最為熱鬧的街市。街市為縣道貫穿，往來省道城鎮以及深山林班地的車輛皆得經過，每日的報紙、郵件、外地的老師以及罕有的鎮公所信函也都循此來到庄頭，里長會從顏色花亂的信封中挑揀出公文，踩著他那部鏽跡斑斑的自轉車來到宮廟，將公文張貼在廟口的布告欄。公文大多已在路程中褪色了，唯有落在頁尾的關防猶然無比清晰，甫上國校六年級的清河常在放學由街市走返山內時遠遠看見廟口赤豔豔的印痕，像落在眼底的血跡，牽著他的目光和腳步來到布告欄前辨讀那些語句。整紙公文以一種拗口曲扭的形構撰成，援引許多當地少用的詞彙，清河必須以國語念誦才能抓穩其中飄浮的語義。彼個讀冊人又來啦。廟口的人們訕笑著。倘若阿水伯那天沒有和阿水嬉拌嘴，並且早早務畢農事來到宮廟閒談，他便可以聽到後生細碎的聲音游入廟裡的龍柱與斗拱之間，他會煩躁地起身出廟門，把菸甩到廟埕上，見笑地喝斥清河趕緊轉去厝內，莫白了時間佇彼幾張紙頂面——庄人們知道，此帶的五個庄頭從來都是邊陲之外的邊陲，幾紙公文無能比廟裡求獲的籤詩將他們的人生說得更清楚，於是那些生分的話語總像是傳聞，只能被擱置在雨露霧氣中慢慢花散暈開，化解為水滴，消失在他們的日常之中。

所以，當那些陌生人彼日下晡出現在廟口，庄人們不會知道應該如何稱呼他們，不會明瞭他們的來歷，不會看清他們影子底模糊的臉容。彼時坐在廟內邊角板凳上的阿水伯會望著他們從中門入廟，新亮如刃的皮鞋跨過門檻畫進人們的目珠，在幽暗的殿內，他們全部拉開異常合宜的笑臉，直直迎上神龕深處的聖王公。聲靜良久，廟公才啪啦啪啦地跟著拖鞋踱到陌生人面前，以猶可聞見腔口的國語說：請問是要參拜嗎？

伊們講，政府欲佇溪谷峽口起水庫，時到咱這庄和下邊的番社都會予水淹去，這附近的田地、厝和宮廟都要徵收，但是政府會予咱補償、負責安置，絕對有好無壞。

廟公在他們離開後這樣解釋，而庄人們會聽到但沒聽懂，即便聽懂也無法決斷；庄頭自開墾迄今已近百年，許多事情都在幾代以前便已確認少有偶然，唯一能搬動那些命定之物的，就只有聖王公。在場的都知道，清朝彼時五大庄沿山拓墾，幾座隘寮環庄防抵鄰接的生番，相傳某日，庄內一生來啞口的孩童突然像厝鳥仔那樣滔滔地講說起來。明日生番就欲出草啦！他邊跑邊喊，一口氣跑遍五庄，連山邊腦寮的腦丁都聽得清清楚楚。庄人堅信此乃王公降臨告誡，墾首也不敢輕慢，連夜領庄人撤退離開，一桿扁擔把聖王公神尊請出庄頭。隔日，生番果真出草，火焚毀盡庄內屋厝宮廟，幸得王公保庇，庄人無一傷亡。宮廟於原址重建，此後庄人勿論稻穀豐欠、節氣雨水、娶妻生子甚或屋厝方位都得到廟內找聖王公磋商請教，決斷太過艱難，但請神明定奪。

不久，消息延伸入各個庄頭，五大聯庄的仕紳和庄人齊聚宮廟，並不議事，只是眼睛睜睜望著闌

暗的神龕，偶也瞥看旁人的口舌是否爲神祇借用，但聖王公依然表情曖昧、閉嘴不言，煙把他們的眼界都燻花，再瞧也沒用了。頭人們拾起桌頂的筊，一遍又一遍擲向烏黑的地磚，逐庄輪流請示，以大抵俱同的問題反覆叩問無語的聖王公（伊們講：現如今政府欲來徵收宮廟和庄頭的土地，若是聖王公允准，請賜筊。），筊在地上蹦，每次跳法皆異，好像在估量準確的句讀，但最後都回以一陰一陽，聖筊。王公的回覆已然明確，竟然神明都領首答應，眾人便也無有異論了。不多時，眾仕紳商議妥當，把政府派下的補償金切做五份，五大庄各起新廟迎請香火供奉，原廟的門檻、石獅、抱鼓石等分拆予各庄，至於開基聖王公金身（頭人們又擲了一次筊），待政府揀定遷居地以後再擇日迎往新廟安座。

庄內以及部落的孩子們那時全都還在國校的教室裡朗讀課本、記憶黑板上零落的筆跡，偶爾也被老師罰寫默背國歌、國旗歌。老師這樣跟他們說：政府要在這附近興建水庫，蓋水庫將造福上百萬的人民，而一項建設的完成除了需要國家的領導以外，更需要地方民眾積極的配合，秉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造就國家的發展與進步——這樣你們懂了吧？大家都點點頭。

放學了，清河把那收進褪色的書包裡背著跑，出學校，出街市，出山徑，踏入稻埕，回到家中。他揭開書包讓那些話語溢入耳中，再於晚飯的桌邊從口舌洩出：老師說我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偉大的情操。那時阿水伯只是低頭扒食碗內的白米，聲音悶悶地應道：神明都已經講好啦，莫再厚話。莫再多話，神明都已經講好了，逼臨眼前的皆是祂允諾的，沒有一件事不爲神祇所知。是以那段

時間庄人們總能放心地任由那些外地人伸探入庄頭的所有角落，用肩扛背負的各種工具度量庄內大小物件，並且在他們迷路時友善地指引方向，於是整個庄頭被他們履踏開闢，連山裡搖晃的小徑亦已平直，時間和空間在愈見寬廣的路上全測不準了，原本遙遠的如今都泊在耳畔。阿水伯下田挽草時也能聽聞里長的自轉車在街市嘈雜，沿途喀啦啦啦，才要皺起眉頭，里長已經來到面前，把一張割手的通知單交進他泥糊糊的手中。

時日已定，所有將要失去的都被謄寫在他們的清冊上了，少數不在記載之中的是庄人們位處深山的土地和祖墳，通往那裡的狹窄小徑不曾為人勘測，唯有與亡者同姓同血脈的人才可能尋得每年培墓留下的足跡並以之辨識方向。

沿路的野草自清明以來都還矮著，杵立坡頂的那幾門墓立得挺挺，張望緩緩上山的阿水伯。他行到墓前，和滿山的祖先躬身招呼心內默念：借問眾位祖先甘願意綴阮來去？他從褲袋取出兩枚硬幣拋落地面，低下頭，看見兩張總統的笑面和為山坡緊扣不放的墓碑。阿水伯拾起硬幣，仰望盡所有先祖，雙掌合十拜了拜，轉身走開，留下零碎的腳痕，朝向山外。往後，清河將在深濃的林蔭底就著稀疏的天光指認那條隱晦斷續的途徑，隨著阿爸變小變淺的足印一路逆溯；但是那時他還不行預期這些，還不會意識到自己終有一天得要一一核對家族所有先祖親戚的名姓、負責把業已消逝的人事地物轉述予孩子知道，成做一名父親。

離庄那天，卡車陣列輾過道路的唧唧聲在縣道上流著，庄內必須卸下包裝的衣物棉被櫥櫃桌几俱

已全部整理清楚。屋厝全空了，五大庄的人們聚在宮廟，最後一次給開基聖王公拈香，紛亂的禱念都與不可知的未來有關，那些聲音又大又重，把人們的舌頭壓瘦了，他們才甘願把香插入爐中。肥厚的煙氣霧似的由香爐沖捲升起遮去遠近，在那片霧中，聖王公騰飛起來在眾庄人之間安穩地浮著，翻越門檻，盪進廟埕內，要到香煙逸散，人們才會看見廟公雙手抱著神像，腳步踉蹌，在庄人緘默的注視下一路護送神明出庄。彼時廟內安靜落來，阿水伯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音，敢若有人佇講話，伊越過頭去，抑袂赴看詳細咧，卡車急急運轉的引擎聲就已經闖進庄頭，催趕他們上路了。

那時候清河才知道，原來在旅途中一切都會這樣鬆鬆地彼此碰擠推，不得定著。當他和阿爸阿母一齊從卡車後方的帆布篷架底向外窺望，他看見搬遷車隊沿著公路迤長，在每一個他以爲是盡頭的端點之後總還有另一部吼吼跑著的卡車。其中幾輛卡車裡窩聚著庄頭附近同遭迫遷的山胞，與清河年紀相仿的莉慕依那時倚在母親身旁，睜著惶惶的眼睛目睹世界持續地遠離，再遠離，直到她們熟悉的故土被扯碎成爲不可見的殘光。那些殘光一擺一擺地潑向所有離鄉之人，濕得阿水伯目珠花花，把車外的世景都渲糊了，像是一條流動的河，過去由縣道入庄的事物都浸在裡面。清河眯起眼睛，瞅著那些逐項經過自己的路燈、鐵軌、火車、埤塘、正在抽長的秧苗、極厚的風以及幾乎被扳倒的樹林，接著是滾動的砂、娑舞的砂、嚟嚟響的砂和反覆掩埋自己的砂，那些砂沒有差異和邊際，似乎可以一直延續下去。阿水嬸試圖扶穩視線，伸出手搭著菜櫥才發現家具都站定不動，卡車已經熄火停安。

然後他們第一次見到海，比想像還要大，蒸散著奇異的鹹味。

來自內山的庄人們感到某種龐大的不安，他們只能盡全力張開自己身上的所有孔竅容納海洋，予那些覺感進入他們，於是當他們下車，那些沿岸的礁石、海浪、沙灘、數十間扁瓦厝、繞房的矮樹林、一面方正佇立的牌樓和腳下的土地將徹底圈圍著他們，讓他們無處可去，僅能把自己安錯在那裡。識得字的後生們則已經藉由牌樓上那幾枚電鍍的大字知道這個沿海之地的稱謂，他們將以此自稱，叫自己做新村人。

海埔首夜，從內山帶來的家具被乾澀的海風刮吹，長期飽吸霧嵐的孔隙紋理紛紛出水，把被褥以及初履新地的人們都洩濕了，所有人都難以安眠。阿水伯鼻出彼款熟似的水氣來自山內，敢若伊正坦倒佇溪頂漂浮，順水流，到達所有流水行踏的尾端，伊才確定自己真正已經離開故鄉，必然要佇這片沙埔拖磨老死，彼使伊甘心認分，總算會使闔目睜去。

他們全都在努力地調校自己，讓自己慣習新村的每一個日子。阿水嬸通常會在日出之前清醒，到屋後井邊打水淘洗從山內帶來海濱的陳米，然後回到灶腳生火煮糜。阿水伯接著起床，把清河叫醒，直到他精神了，兩個人一起用過水一樣的稀飯，捐起農具，望他們的田地行去。初晨的村落，他們父子二人踩在亂滾的砂和嘩嘩的潮打聲中，身影薄得快要跌進村圍的矮樹林內消失不見，他們會順著村子邊沿一道窄窄的圳溝走，穿過一重防風林踏進田中。那時新村的男人通常都已經在田間做事了，地裡貧瘠的土上還盤著許多已死的樹頭，比所有活著的更加健旺而頑固，各種農具總會被田底匿藏的肥壯根系啃損咬壞，讓他們的田地不見縱橫、難有阡陌。在那些二鋤一鋤清楚田地的時光裡村人們總是

無語，只有風和海浪敢在那樣的靜默之間聒噪，他們積攢的話有時會從胸坎滲出，沾得風低低垂下，跌撞著吹透林間，吹入村落，吹進廟門。通常那些男人們說不出嘴的話，村內的婦人們都已經講予聖王公聽過了，但她們還會合掌跪著，說盡一支香以後重又拈香繼續說下去，說她們的田，說她們的厝，說她們的新村，說她們的翁婿囡兒，說她們滿面挾淚的風砂，似乎說得愈詳細神祇就愈能懂得他們的願求（唉，其實那對神來說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然聖王公眉目茫然，撇下的旨意極為費解，每一遍應答都像是一個疑問的引言，於是那些祈告枝開繁岔、歧路無窮，終於把他們層疊的日子錯針亂線地織壞了。

在那片壞去的日子裡，他們播下秧苗，那些秧苗遂成為村落的第一批新生，也很快成為村落的第一群死者；他們埋種內山肥碩的地瓜，土地就還回海埔瘦癯的番薯。村人們引圳溝涓細的水流灌溉田土時常常想起遠方的庄頭、山林和水霧，把眼前的乾土都想濕了，催動一個颱風，帶來新村的第一場雨和初次險險漫至田地的大潮。潮水海飄棄物，將棄物擱淺在最為靠海的那層防風林底，像一座廢毀的村莊，阿水燐於潮退以後慢吞吞行在那些灰撲撲的藤椅、裂開的浮筒或者死去腫脹的牲畜之間，彎腰低頭撿起水窪裡開闔著鰓蓋的魚，扔進一只錫桶，提回家去。阿水伯會囉嗦她，就一、兩句，然後他會和清河蹲在屋外剖開魚肚，摳出那些正在腐爛的內臟，用湯匙刮掉魚鱗以及搭在魚身上的濕糊的紙。那些紙上印著字，每一朵綻開的字在村落淹水時都會為山胞們念誦求告，那時他們望著大海進到屋內領走他們的衣褲、鍋碗和聖經以後悠悠離開，十四歲的莉慕依看見教堂的十字架也經過家門口，

再沒回來過了。

十五歲的清河當然不會知道這些，唯有起北風的時候，那個陌生村落裡怪奇的唱詩聲才可以被他偶然聽見，他們的祈禱和苦難都在其中，但新村人的身軀已經為海埔鎮日的飛砂傷成一片鈍死的繭，那些死繭厚厚積著，遮窄他們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他們全身被剪開無盡的切口，鹹燥的海風在那裡面結晶、把皮膚撐得鬆垮，養出他們一身的皺褶，讓他們顯得衰老。人們發現，自他們成為新村人那一刻起，他們就注定要比這片土地更加老邁，更加能夠忍受時間的折磨，於是他們將什麼都看淡，培養出可貴的耐性，學會靜候圳溝水浸潤田地，學會觀察作物遲緩挺長，學會定期清除蔓延到田地裡的砂。什麼都被他們等慢了，所有感覺都尾隨在每一個尋常的日子之後，而生活業已窮盡他們，許多事物均已無法被他們覺察了。

水庫於風颭彼日滿水洩洪的消息，是阿水嬸一個月後在鄰村的簪仔店聽說的。彼時阿水伯伸手入圳溝洗臉，手指頭攔下一塊木片，表面光滑烏亮，像似內山宮廟被香煙燻黑的神龕；當阿水嬸行經平房、公車站牌和人家蔥蘢的田園，走過濱海公路，踏上砂埔，同茄芷仔內裡賒來的米酒和醬油咍啗三公里響回新村時，那半截由山內流至水尾的木片已經在圳溝邊上乾去，被日頭曬出壞毀的水氣了。消息經由婦人們輾轉傳遍村落，人們許或也曾想像庄頭沉落溪底，庄內的所有土厝遭大水溶成雲霧似的濁流，扶起瓦片大梁和一只沒有被帶走的竹籃，把他們的往昔終於拆卸成零碎的謠言。一陣風灑過他們海埔的田地，甩得壯健的稗草茫茫一片，村人們歎了一口短短的氣，也只能歎一口短短的氣，然後

彎下腰繼續挽草，照看他們細瘦的禾苗，就這樣，也只能這樣。

海埔野曠，風能從村頭一路揚到村尾，無穗的稻子迎風便倒，藏不住底下黃糙糙的砂土。村人們仍舊下田，擔來牛屎餵養地力，拚草除蟲，巡視圳水，但是新村的青年們已經看懂了，這片土地最哀傷的笑料就是妄圖討活的一切努力，活著不過是反覆熟習那些訕笑的意旨和機鋒，直到他們再也笑不出來為止。山內的舊米食盡，他們學著在海岸的礁石間撿拾牡蠣，有時也捕回岩縫裡垂死的魚讓母親燒煮；季末收穫，他們到鄰村幫人割稻，那裡的田極深，稻穀沉重，泥土濕軟沾腳，他們喜歡在田中走上很久，好像那年的豐收全歸他們所有。他們慣習把身子伏得極低，刻意把自己藏在他們身後彎腰撿拾落穗的母親和鄰村人的目光之外，所以清河不會注意到稍遠處的田裡，莉慕依和她的族人們也在替人割稻，只有公共汽車發出尖利的煞車聲時，他們才會一齊從滿眼的稻稈間抬起頭。

公車在站牌前停止，開啓的車門走下鄰村出外工作的男女，他們穿著濱海一帶少見的衣裝，外地人似地和親友厝邊寒暄招呼，分送一些雜貨店沒有的日用什物、零嘴糖果，直到另一班公車於下午駛來，他們才不失禮節地同大家揮手告別，拍落身上的砂塵，整整他們的衣褲裙襠，搭車離開。新村的青年們知道，悠慢開去的公車一定會停靠在某個與海埔相距甚遠的地方，那裡的人每天按時上下班，把領到的月薪分做數份，定期用現金袋寄錢給父母，僅於年節假日返家，和家人聊聊他們不在時的各種瑣事，像在談一則無要無緊的新聞；新村的青年們也知道，唯獨這樣的一條公路能夠讓他們與村落的欠收、饑饉和貧困無關，有機會尋常地生活老去，於是他們看見了、記住了，心內的想望永遠朝著

離村的方向。

村內的田地第八遍結出乾癟的稻穗那天，阿水嬸在海邊撿拾瀕死的魚，阿水伯在田埂上望著海風裡空空喇響的水稻，而清河終於決定不再種田，出外工作。那段時日，離村的年輕人偶爾來信，清河會替那些不識字的村人念讀郵件、依據他們的講述寫下回信，到鄰村的雜貨店買郵票黏貼投寄。末班公車還是於下午靠站，但是乘客多了，公車有時會被擠得關不上門，一路吵著喧鬧的人聲開去，車上的人都有一式一樣的襯衫夾克。清河從雜貨店老闆那裡知道他們都是肥料廠的員工，工廠就在村內那條大圳的上游，圳水的來處潛在視界之外，只有吹東風的時候才能隱約聞到肥料廠流出的廢氣在田野和防風林間刺鼻。那天清河追著味道，順著水圳走到工廠，大門外貼著徵人的紅紙條，他將在那裡找到一份工作，並且遇見林紅花，但清河不會知道她是山胞，甚至連她自己都忘記自己原本叫做莉慕依。他們將在那裡相識相戀，即便是在海埔、即便是在一個風利得能把所有笑容和情話畫出眼淚的地方，他們還是竭盡一切地愛著；或許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他們才有可能彼此愛著，於將來一起償還賒欠雜貨店的款項，買進糧食，替換損壞的家具，商議一些瑣碎的日常事務，養育一個孩子，成為一對夫妻。

清河不再下田以後，阿水伯中午會多吃一條魚，睡半個鐘頭，然後起床作田。秧仔青青，他在田裡施肥，肥料是清河從工廠拿來的，田土雖然猶仍瘦瘦，但是種在田邊的番薯已經開始長大了。最近太過無閒，伊較無去廟內拜拜，伊的妻可能也已經沒再同聖王公祈求五穀豐登啦，無要緊，神明只會

使予伊們知影對錯是非，但是日子要自己過。猶原是這樣向望：種出一大片稻仔，收落來的粟仔會使予一口灶吃一冬，食缺了就留起來，囤孫後代就袂再枵腹肚啊，拜公嬭的時陣多準備幾項牲禮，儉一點錢，以後好帶孫去籤仔店買糖仔。到彼個時陣啊。阿水伯想。伊欲帶囤和孫轉去內山，佇水邊叫一隻船，橫過水面去到伊們祖先所在的彼粒山頭，教伊們找出草木之間的路途，搬演各種公墓的祭儀，指認歷代祖先的墓碑與名字，最後伸手向遐的某一片空地，要伊們把死去的自己埋佇這，若是方便，清明時節轉來替祖先理墳頭。

蜷縮手腳身體，海生那時隔著母親聽見祖父手中的鋤頭掘開海風，父親正要出門工作，祖母於廟內祈求媳婦與孫仔平平安安。紅花在村子裡散步，以她的心跳為單位，還沒出世的海生已經推算得知新村的占地大小、居民人數和潮差水位，有個世界在那裡等待，他將張開眼睛目睹。離開母親以後，他會先聽聞纍纍的稻穗在田地裡鬧著，接著是家人們盈耳的笑語，然後他們為他洗澡，擦乾身體，用一捲毛毯包裹他。那是海埔難得的歡喜日子，似乎一切都在好轉，很多事情可以開始真的朝久遠的未來籌備，新村將會被人們一代一代地居住老舊，直到村落塞滿故事為止。

來，聽阿公講。搖籃輕輕擺動，海生睜著眼睛看到整厝間的東西一樣一樣晃經過他——這塊椅條是阿太自己做的；桌仔是阿祖彼時陣自街仔買的；厝是阿公搬過來海邊的；壞去的物件全是汝阿爸請人修理好的……阿水伯逐項比著，只是手指頭顫得畫不準方向，嘴齒嘖出十幾種聲音，有可能把板凳講做桌子、將床舖說成門門。真正老啊。阿水嬭無奈地笑笑，似乎已然寬慰歲月施加於他們的各種傷

損，似乎他們合該這樣緩慢失去自己。而海生知道，屋內的家具將在他二十一歲時被載運回內山，父親會找來一名撿骨師起出死了十三年的祖父，把阿水伯整斂乾淨，裝入一口甕裡。沒關係，他都知道。海生想這樣告訴眼前費力絮語的祖父，勸他多休息、去醫院看病就診。他都知道，唯獨不知道怎麼說話，所以他即使知道了世間的一切，那也僅只能是知道而已。而母親終將發現他不曾發出聲音、不曾張嘴以口舌呀呀翻動任何詞彙，屆時他的家人們會憂心地邊說邊指，試圖教導他使用語言。對不起。他心想，但對一個啞啞之人而言，連致歉亦是困難的。

後來村人們偶爾會看到阿水孀帶著孫子去聖王公廟拜拜，但他們一點也無法覺察海生和自己的不同。彼時新村日常需要動用的句子極少，就算去籤仔店買東西也只要使個眼色就能談妥買賣，於是大家都貧惰講話，鎮日無語早已是極為平常的事了。最耗口舌的僅剩下跟神有關的事情，老廟公從前解籤詩可以說到嘴巴破皮，但在外地賺食的年輕人常轉來海埔，他們來日仍長、未知最多，少了他們，村內就無有什麼該當詢答釋疑的問題了。廟裡，祖母同踞在神龕上表情恍惚的聖王公拜拜祈福，海生就靜靜地舉頭望神明，他的眼睛深又亮，好像足夠把整個大殿容納進去。村裡囡仔少，海生沒什麼玩伴，平常時他習慣走過防風林和圳溝去田邊找祖父，在田埂上望著阿水伯，看他掘土除草抓福壽螺。黃昏降沉，阿水伯爬上田埂，艱難地畫亮火柴顛簸近嘴邊點燃香菸，海生則跑到村口等待下班的父親，引領他到田邊攙扶祖父，接過鋤頭，三個人一起回家吃飯；不久後的某一天，海生也將如此嚮導父親，帶他走一段田埂，找到趴臥田邊的阿水伯。彼是阿水伯最後一遍舉頭看到稻仔遮天的舞擺佇

伊頂面，當後生背起伊，伊會看到夕陽一層一層描出海湧、海岸和防風林。圳溝水流向海，望過清河的肩胛頭，伊們父囡孫仔的身影行出田地，行出樹林，行出伊們的村，行出厝邊隔壁的探聽和關心，行出日頭的邊緣，行到感覺袂到風擺佇伊面頂，一路行到眠床邊。厝內的人會把伊的手面拭清潔，予伊歇暈，敢若一、二日過去以後伊就會起床，和大家作伙食飯、解釋發生的一切。但是阿水伯知影伊過袂去啊，頭前一片烏暗的厝頂、身軀邊粗粗的草蓆就是伊人生最後的景色啦，伊會佇那倒著，喘氣食飯糾筋放屎，用剩落來的時間想像每一個祖先死去時的模樣，予人生終於把自己浪費了了。

練習一樣，那些日子裡，清河會翻動阿水伯、替他擦澡，用一條舊毛巾慢慢清理日漸萎縮的阿爸，摩挲時間積累在他身上的汙垢，但是有些東西一旦沾上就拭不去了。衣服剛洗好，竹竿上披掛著一家人的衫褲，一陣風過，紅花聞到洗衣粉濃烈的氣味，似乎每天的剩餘和殘留總得這樣捶打滌淨，似乎這樣才能在明天好好活著。小學二年級的海生在飯桌邊抄寫課文，老師好像認為，只要他熟稔所有文字，他自然就可以學會說話了。鄰戶，阿水嬸和厝邊隔壁的老婦們一邊用發抖的雙手摺紙蓮花一邊叨叨地說話：這戶有人腳手變形，彼戶有人講話袂清……疫病纏擾海埔，於她們談論之外的人們皆聚在宮廟，輪著擲筊向聖王公跪求答覆。每個人都有問題，他們忖度斟酌、四望環顧，疑神疑鬼疑風水，村子首尾皆包含，但是神明猶未給定聖筊解惑，也許沒人真的知道自己應該問什麼，於是他們將荒廢田地，忘記修繕屋頂，放任圳溝流水斷絕，就為等候一對筊代替聖王公張嘴咬定答覆，予他們歸咎錯責的可能。

咯哩咯哩，詰問叩響地磚，已經爛做砂土的阿水伯附耳聽著。袂有答案啊。伊知影。過往經年，入土彼時生佇墓仔埔外面的矮樹仔如今都大欖啊，海生有時會行經伊永眠的墓，鑽出偌海的防風林來到海岸。海生不會在那抓魚採蚵，也不會撿拾漂流的棄物，他似乎只是慣習在水邊，同時也在水邊習慣著什麼。呼吸、聆聽、感覺，由海岸起始，他穿過林投和木麻黃，踏過墓塚，溜過乾枯癱倒的稻子，躍過圳溝，走過繞村的樹，經過他的家門，踩出一條去路。海風吹砂入村，阿水伯摻混其間，不久以後砂塵會落在幾雙新亮如刃的皮鞋上，若像伊記憶中的彼個下埔同款，跨過門檻，把一紙文件帶進厝內。那份文件會重劃新村，在他們的土地和屋厝上開築公路、配置高壓電纜同時犁整出接天的空闊，纔死的人也要移地腐壞。新村的人們逐條瀏覽過那些文句和補償金額，或者念誦出聲，給人聽、給死者聽、也給神聽，而清河不打算聽到了。背離眾人，他去探望亡故的阿爸，海埔的土地乾散燥裂，許久沒下雨了，一點動靜便會讓塵土浮晃搖盪。墳邊的木麻黃粗壯了，脹出碩大的樹根，把墓埕貼著的磁磚撬起，鬆出一道裂痕，縫隙裡傳出宮廟內的嘈鬧。別理他們。清河對阿水伯說。答案只會是我們的。海風起，掃開一道只容單人穿行的小徑，小徑直貫家門。阿水伯沉吟半晌，思緒隨風砂須臾千轉，直到想法平復了，他才看準自兒子手頭墜下的一對硬幣，在平生之後的頭一次，出手撥動一些什麼。

是年大旱，所有圳道埤塘均近乾涸，彷彿海埔正由水尾處倒灌，把哪裡都焦成砂地。現在咱佇哪？阿水嬲想，但是她已經不會說話了，要紅花整路摟著才能坐穩。最吵的是阿水伯，一把老骨頭在

甕中念個不休，大概沒有身體以後就再也不需要喘息了，一排牙齒得要歸路嚙出離庄彼日的風景，他的魂魄方追跟得上。可惜領道的清河聽不到，公路多了，到處都是指標，他沿路識途，但沒有一面告示回家的方向。時間把過去的一切俱皆搗毀取直，少了彎繞，以前曠日告別的如今都倏忽再會，他什麼都認不得了。定向東去，他們雇用的車輛一路龜步駛著，直到撞見山脈痾偻在地平了，引擎才放膽吼叫，喊出進逼山內的道路。回返庄頭，那裡新闢了一條環繞水庫的公路，庫底少水，僅有泥沙，而過去的路皆已不見。不過山還在，林木猶青，海生知道他們一家人將駕著滾滾的煙塵渡越廢棄的過去回到山中，尋路覓得那片藏滿先祖的土地，把祖父收埋在那，然後父親會招攬山外的工人、器械和建材跨過水庫，指揮他們在山裡搭建房屋，照著祖父彼年的陳述安置所有攜回山內的家具，好像把時光重新組構恢復。他們是第一批回鄉的庄人，還有許多記憶等待他們與當下連接，清河會與兒子相偕走向他們那群矮山的至高處，看著水庫還原最初的溪谷與恆常潛於山坳後的溪之上游，他們將在那裡等到久旱後的第一場雨和颱風，見庫底的乾土潤出遍地昂長的野草，見一切終被重新點滴填滿淹沒，讓他們的山成爲一座決絕的島，徹底和水天以外無有干涉，接著清河會比畫手腳同他那命定無言的兒說：我們以前啊……

以前島仍是連綿的山，在溪的更下游是原住民的部落，我們都要走路到山外讀書和買東西，那時候啊……那時候他從沒想過山岳有可能成爲島嶼，沒想過漂流木將停攔在本是山腰的所在，沒想過自己將會離去復又回來，並且這樣活著。

日頭浮起，霧靄正要讓出去路，船首處，望著倦乏欲睡的他，兒子起身踐過茫白由彼方走來代替他掌舵，讓他在賦歸的船程中淺眠一下，做個毫無罣礙的夢。夢裡有一座神龕，阿爸和一尊看不見容貌、廢木一樣的神像端坐其上，好像正在行棋，夢境少光，看不出盤勢和勝負，但那已經不是太重要的事了。清晨微寒，海生替父親披上一件外套，四處都還濕著，島緩緩出現在他的眼中。隨水沉浮，島嶼的版圖縮放變化，島沿泊靠的舟船不時被推進拉遠，旱季在山壁上勉力攀長的草木總於雨季滅頂消失，偶爾他們會遇見水庫管理局的工作船在水面上安安靜靜地抽吸砂土，而他們也知道颱風時那些泥沙將再度於庫底淤積，像是什麼都未曾發生一樣，似乎耗損曲繞了這麼多物事以後，一切仍舊只是徒勞。

（真失禮。聖王公好似這樣歉然地說。）

搖搖頭，海生笑了笑，對於自出生伊始便緊貼耳鬢將他們人生說死的神祇，他早就無話可對了。霧氣慢慢在倒退，再倒退，直褪至層山疊蔽處聚攏，漂流的倒木、午後的雷雨、陰晦的烏雲和暴烈的山洪都藏身在那裡。把穩方向，他知道自己某日將趁霧散之時獨自操舟，遊經水庫內每一個曾是山谷的灣澳，盪經從前通往市街的道路以及宮廟的舊地，遠繞過母親的部落，接著往水庫的上游駛去，行到水窮處他便泊好小舟，走一段路，掀起水面土表諦聽盡看他能及至的景物與事件。清清喉嚨，任憑聖王公的預言充耳，他將伸展被山內水氣終年敷療的口舌，捨卻與命運同義的各種字辭和假托，開口講說他們人生所有遭遇的原本、講說那些他們從沒見過的上游峽谷與湍流、講說他們已知與未知的過

去，然後他會在今日閉口，把以後留予人們自己描述。

大濛漸漸透穿，島嶼將要被陽光照明，萬事放亮，人們終於能夠展目望看四界，未來將來，簇新的一天正要在島上開始。而當年沒能尾隨眾人離去的聖王公感覺日頭遲遲曬暖水底，祂掏淨耳內的淤泥，側耳片刻以後若笑非笑。「原來這就是未來。」



評審意見

「故事」的反思

◎邱貴芬

這篇小說雖然投票結果獲得佳作，卻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作品，不論思考格局、小說基本功的掌握或是說故事的能力，都有相當突出的表現。在其他作者努力經營「廢人」和「虛無」的小說風格之時，本篇作者另闢蹊徑，透過「故事」來反思一個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荒謬政策下小人物的被迫遷徙。就內容而言，此篇小說展現的思考格局，令人讚賞。就小說基本功而言，本篇作品對於敘述觀點和使用混語表達時對於不同語言的掌握，是此次決選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最後，此篇小說結構相當完整，且言之有物，展現了作者說故事的能力，也是此次決選作品中難見的。如果說這篇小說「大題小作」，本應是長篇小說的題目卻以短篇小說形式來呈現，我想這反映的恰恰是台灣目前文壇的問題：在長篇小說發表空間逐漸萎縮之時，創作者如何避免自我設限和壓縮格局，依然展現相當的「氣魄」和「視野」？反過來說，台灣文壇又如何能持續提供文學創作者盡情揮灑的空間？在許多報章雜誌逐漸棄守文學之時，林榮三文學獎的堅持，值得我們肯定和鼓勵。